

从翻译语境对翻译影响的角度对夏目漱石《梦十夜/第三夜》赏析

颜鑫庶

(黑龙江大学 150000)

摘要: 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Malinowski关于翻译语境的概念¹。随着近代翻译学的兴起,关于语境的研究也逐渐开始丰富。在国内,程永生最先明确使用了“翻译语境”的概念,而在2007年,李运兴提出了翻译语境的三大交际角色、两组语境参数和三个世界²,之后彭利元针对李运兴的文章,在其论文中具体分析了翻译语境的内涵³,彭利元对翻译语境的定义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构建起来的两种语言文化相关主客观因素互动的总和。虽然翻译语境已经有了准确的定义,但是从翻译语境视角来赏析翻译的文章还是较少,而《梦十夜》作为夏目漱石的代表作之一,翻译版本较多,文章氛围特点明显,较为适合解释“翻译语境”这一概念,本文将从四位译者的译作中,通过文本对比分析的方法来解释“翻译语境”对译文的影响。

关键词: 翻译语境、梦十夜、夏目漱石

《梦十夜》于1908年连载在《朝日新闻》上,是文学家夏目漱石的代表作之一,其故事由内容独立的10个梦境构成,包括了对人类历史、爱情、艺术等人生主题的思考,在其创作生涯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⁴本篇文章将对《梦十夜》中第三夜的四个译本进行翻译对比赏析。第一个译本为我国著名翻译家李正伦的翻译译本、第二本为复旦中文系教授李振声的翻译译本、第三本为日本国学院教授吴鸿春的翻译译本、第四本为中国台湾的译者张秋明的翻译译本。

对于《梦十夜》的第三夜,可以说是夏目漱石研究史上颇具争议的作品,其解读包括从个人问题角度来分析的伊藤整的“原罪”说⁵、荒正人“漱石的暗部”⁶、平野谦“阴暗的漱石”⁷等。而国内也有结合中日关系,从社会层面解读出的“夏目漱石对中国文化的矛盾心理”⁸等观点,直到今天,依旧有新的解读层出不穷,可见第三夜的内涵之深厚。而我们要想翻译好一篇文章,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原文,对于文章的不同理解将会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最后很有可能出现两种译文的翻译完全不同的情况,因此了解《梦十夜》中,夏目漱石本人想要表达的内容就尤为重要。然而翻译语境又分为广义的翻译语境以及狭义的翻译语境。广义的翻译语境包括语言、交际的时间、场合和交际双方的职业、年龄、经历、遭遇、心情等外部因素,即我们常说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而狭义的翻译语境是指词语出现的前后句或上下文。⁹我们需要明白这些翻译语境是如何怎么影响文章的翻译的。

我们先来看广义翻译语境对文章的影响。首先从全篇来看,李振声的翻译风格上较为轻松,比如称背上的孩子为“小家伙”,此外还在对话的翻译中加入了一些缓和词和语气助词,例如:

原文:子供は返事をしなかった。ただ「御父さん、重いかい」と聞いた。

「重かかない」と答えると。

李振声译:孩子没回答,只是问道:“爹,沉吧?”

“呵,不沉。”我答道。

李正伦译:这孩子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只是问道:“爸爸,沉么?”

“不沉!”我这么回答了一句。

吴鸿春译:孩子并不回答,只是问:“父亲,重不重?”

“不重啊。”

张秋明译:小孩没有回答,只是问说:“爹,重吗?”

我回答:“不重。”

原文中并没有“呵”的语气词,但如果加上这一语气词便会缓和了整篇文章的气氛,让一篇略显恐怖的怪谈文章变得轻松了不少,而李正伦等人并没有使用较多的额外的语气词,这也使整篇文章保持一种紧张的气氛。虽然李振声的翻译很明显不是非常符合整篇文章的怪谈风格,但是如果从“夏目漱石对中国文化的矛盾心理”这一角度来看,如果夏目漱石想借文章表达对日本抛弃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矛盾心理的话,整篇文章的题材就会倾向于历史讽刺小说,这样所谓恐怖的气氛在文章中倒也显得不是很重要,因为历史讽刺小说更在意小说的故事性和逻辑性,更在乎从整个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给小说,倒不如说过于恐怖的气氛反而可能将读者推向“原罪”说等从个人问题方向分析的假说。

此外文化是影响文章理解的重要一环。四位译者所有的译文对于“驚”都没有进行额外的说明,实际上,“驚”在日本文化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明治昭和之交的民俗作者柳田国男在其《野草杂记·野鸟杂记》中曾这么说「鶴は単に未明の空を飛んで鳴くために、その声を聴いた者は呪言を唱え、驚も鼻も魔の鳥として、その異常な挙動を見た者は祭をした。」¹⁰可见选用“驚”是作者有意为之,如果在这里对这一点进行注释、标明,将会帮助读者理解整篇文章的氛围,从这两点足以看出广义的翻译语境对文章的影响。

那么狭义翻译语境又是如何影响文章的呢?我们需要对文章的某一点进行具体的分析,比如如何渲染一种恐怖的气氛。首先是从故事本身上的,逻辑上的不自然,不妨看下面的对比。

原文:あすこならばと考え出す途端に、背中で、「ふふん」と云う声をした。

李正伦译:刚这么一想,脊梁上就“哼”地一声笑了。

李振声译:我刚这么一寻思,背上就发出了一声冷笑。

吴鸿春译:我刚这么一想,背上就发出了“哼,哼”的冷笑。

张秋明译:正当我觉得那里应该不错时,背后的小孩又出声了:“哈哈……”

在大辞林词典中对「ふふん」的解释为:“他を見くんだり軽くあしらつたりするときに発する語”。意为蔑视别人时发出的声音,吴鸿春翻译为“背上就发出了‘哼,哼’的冷笑声”。我背上的孩子不过六岁,却发出了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如同大人一样嘲笑声,这种逻辑上的反常让整篇文章添加一丝诡异的气息,同时也和前文所说的“和我对等的口吻”相互照应。除此之外吴鸿春和李振声还额外加上了冷笑一词,让孩子

的表情变得更加具体,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翻译,而张秋明将这句话翻译为“哈哈...”仅仅从语感上就比吴鸿春少了诡异的滋味,更像是一种敷衍的嘲笑。

其次,除了通过逻辑上的不自然来体现恐怖的气氛以外,环境渲染也是烘托气氛的重要一环,因此,对于环境描写上的选词就显得尤为重要,同一个词,翻译成不同目的语,表达的效果也远远不同。

原文:「左か好いだらう」と小僧が命令した。左を見るとさっきの森が闇の影を、高い空から自分らの頭の上へ抛げかけていた。

李正伦译:“往左走吧!”小家伙这样命令我。我往左一看,只见原处的那片森林把它黑黑的影子从高高的天空抛到我们头上来了。

李振声译:“往左边走”小鬼头下了命令。朝左边看去,前面丛林的深重阴影,正从高高的天空朝我们泼头倾泻下来。

吴鸿春译:“走左面的好。”小孩指示说。往左一看,刚才看到的那片树林的黑影好像高高地笼罩在我们的头上。

张秋明译:“走左边比较好。”小孩命令。抬头一看,左前方的森林阴影正高高地压在我们头上。

这句话的重点是“抛げかける”,词典上关于这个词的解释较多,比较接近原文意思的是“抛げて掛ける、寄りかかるようにする、抛げるようにして着せかける”。分别为:“扔过去,靠近,像扔一样穿在身上”。我们对这四种译法逐个分析。李正伦将其翻译为“黑黑的影子从高高的天空抛到我们头上来了”,考虑到李正伦翻译这本书的时间较早,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和现代一样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所以这句话看起来十分生硬,不是十分通顺,选词上也选择了直译的“抛到头上来”。虽说时直译,那么是不是相比于其他三人的翻译,“抛”就一点优点都没有呢?我认为其中还是有可取之处的,首先,抛这个动作只有可能是人能做到的,树林并不会将自己的影子抛出去,使用了抛,原本不会动的树林就活了起来。除此之外,前面的“左を見ると”也是很关键的一点,他表示一种前后关系,刚开始看就发现黑影“抛”了过来,相比于笼罩和压,抛的动作在时间的跨度上也更短,留给人反应的时间也更短,类似与我们在篮球场边走,发现一个篮球朝你飞了过来。如果我们将这句话扩展一下,可以想象这么一种场景。在空无一人的田野上,天空慢慢暗淡下来,我的背上背着一个诡异的孩子,在气喘吁吁后,看向左边的树林,发现树林在黑暗中突然张牙舞爪的复活了起来,捡起身边的黑影,朝我们砸了过来。此时,整个小说的气氛从一种长久渲染的诡秘气氛转向了一种短时刺激的惊悚气氛,让人的心情也随之波动起来。

再看其他三人的翻译。和李正伦不同的是,吴鸿春和张秋明分别翻译成“笼罩”和“压”,首先先看“笼罩”,“笼罩”有一种黑暗像是轻纱将我们盖住的感觉,无论怎么走都无法走出这片轻纱,在无形之中被黑暗牢牢控制,你不知道哪里不对劲,但是却无法逃脱这奇怪的气氛。而“压”一词则将这种朦胧的危险性变得更加具体,少了几分诡秘的气氛,增加了更多的压迫感,让人喘不过来。而李振声的翻译则介于李正伦和吴鸿春之间,“倾泻”相比“笼罩”一词在感官上更有动的感觉,但是,树林却没有活过来。在冲击力上,抛更加短促有力,“倾泻”是长时间的施加压力,如果将气氛的烘托按照惊悚和诡秘的感觉来排序的话,李正伦,李振声,张秋明,吴鸿春越来越诡秘;吴鸿春,李振声,张秋明,李正伦越来越惊悚。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实际上狭义的翻译语境影响下

塑造的文章环境,将会逐渐堆积起来,最终影响到广义的翻译语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译者的译文明明按照原文翻译,翻译的也完全正确,但是全篇总是充斥着一种违和感,这便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并未达到细节上的统一,这些细节造成语境的偏移最终使译文在风格上产生割裂感,而如何解决问题则取决于译者对文章的理解,也就是对广义语境的理解,这便是语境对翻译的影响。另一方面,译者受到原文语境影响的同时,对文章的理解和词语的选择也同样影响着读者,但是,无论怎么翻译,即便是一篇出色的译文,也很难将原文想要表达的意思完完整整地传达给读者,因为“作者-译者-读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无法分离,而一篇译文最终完成的目标,则是经过了作者的意图和写作手法加译者理解的文章与翻译方法的选择加读者对译文的理解这一复杂的过程,因此让读者直接完全理解作者的思想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虽说如此,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却由译者决定。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一直在强调语境对选词的影响,即“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大于任何法规、任何理论、任何基本词义。”^[1]要根据语境来选词,却很少考虑到选词对原文语境塑造的反作用,也就是根据语境的选词会影响读者的接受了多少内容,近些年,关于语境的作用的研究也逐渐发展中,彭利元也在其论文中指出翻译语境存在三种本质属性:主观性、动态性、对话性,而主观性是译者的宿命,是翻译语境构建的宿命,也是译文表达的宿命。^[2]根据他的理论,翻译语境的本质属性对于译者的翻译工作有很大影响。这便说明了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不仅仅要注重原文,还要注意自己译文对文章传达的影响,译者的目的语的水平 and 文学理解决定了对作者的文章能够理解到何种程度,而母语水平则决定了传达效率的高低,两者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 [1]彭利元.走出扶手椅,迈向田野——马林诺夫斯基语境论发展评析[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No.234(09):55-58.
- [2]李运兴.论翻译语境[J].中国翻译,2007,28(02):17-23+93.
- [3]彭利元.国内翻译研究的语境化思潮简评——以五部译学专著为例[J].外语教学,2007(02):87-90.
- [4]胡兴荣.夏目漱石文学的原点《梦十夜》再考[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3(06):127-138.
- [5]伊藤整.夏目漱石解说[M]/现代日本小锐大系十六卷.东京:河出书房,1949:399.
- [6]鳥井正晴,藤井淑祯编.漱石作品論集成(第四卷)[M].东京:櫻枫社,1991:177.
- [7]暗い漱石-1-[J].群像,1956,11(1):125-134.
- [8]朱晓丽.《梦十夜》第三夜与夏目漱石的中国观[D].哈尔滨理工大学,2016.
- [9]何春梅.语境在翻译中的作用[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7(07):26+11+2.
- [10]柳田国男「野草雜記.野鳥雜記」(野鳥雜記).青空文庫.
- [11]杨越,李颖玉.语境对翻译选词的影响——以《骆驼祥子》英译本中的“闹”为例[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6,29(04):76-81.
- [12]赵青.浅谈“翻译语境”的主观性对译者的制控[J].新纪实,2021(17):88-90.

姓名: 颜鑫庶(1999.1-)男,汉族,籍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学历:硕士,研究方向:日语笔译,单位:黑龙江大学